

# 北京医托团伙在火车站组团忽悠赴京就医的患者 患者消费万元 医托提成7000

当你千里迢迢赴京求医，刚下火车，一两名“工作人员”或“热情老乡”就主动询问你的病情，并“好心”带你找“专家”看病，然后狠狠宰你一笔。

近日，记者在北京西站暗访发现，医托们在这里“组团忽悠”来京就医的患者。他们自制车站工作证、身穿蓝色制服，组团形成连环骗局，骗外地来京就医者到一家名为“百德堂”的中医诊所就诊。同样北京站、积水潭医院、协和医院、阜外医院、301医院也是医托的重灾区。



医托(右一)与患者家属搭话



## 男童遭虐睡猪圈旁 7岁了都不会说话

河南清丰县一名叫小洪波的男童，父亲是养猪的，男童常年与猪共处泔水池，7岁了连话都不会说。7月4日下午，记者跟随濮阳爱心联盟社的志愿者们一起来到了清丰县城关镇车子营村，去看望了这个不幸的孩子。

## 四季睡在院子里

记者见到小洪波时，他正在啃食一块西瓜。濮阳爱心联盟社的志愿者们看到后，赶忙撕开一包零食递给他。但是，他没有看一眼志愿者递来的零食，而是继续啃食着所剩无几的西瓜。也许在他眼中，西瓜才是最好的零食。

随后，在邻居的引导下，记者来到了一排破旧的瓦房前。越是接近，空气中的那股臭味就越浓烈。“这就是刘振学(小洪波父亲)的家。”邻居指着刘家东侧的破旧瓦房说，原来他家两边都有邻居，自从开始养猪后，他家的臭味就没断过，最后邻居受不了这种臭味就都搬走了。

在大门东侧的墙角里，有一片半平方米左右的空地，地面的土质十分松软，旁边还堆积着一堆破衣烂衫。“这就是小洪波一年四季生活的地方。”指着这半平方米的空地，邻居万素想说，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雪，孩子都是蜷缩在这里睡觉。

## 头上满是伤疤

“我就住在他家前面，经常能听到孩子的母亲按着小洪波的脑袋往门上或地上撞，他有时被撞三四下才会发出哭声。”每每提到小洪波的母亲，村民刘学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见到小洪波后，记者看到大大小小的伤疤布满了他的头部。小洪波的母亲可能患有精神障碍，在记者采访时，面对村民和爱心人士指责她殴打孩子的行径，她始终面带微笑站在一旁。

小洪波的父亲刘振学说：“我今年46岁，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也有轻微的精神病。由于家庭状况和年龄，我也不能出去打工挣钱，只能养猪、蹬三轮。”据刘振学介绍，他们家每个月需要支付电费及其他费用近300元，单靠种地根本无法支付这笔费用。迫于无奈，刘振学只好从县城拉泔水养猪，晚上再出去蹬三轮挣钱养家。

## 是否构成虐待罪?

南飞鸿律师事务所的安克让律师说，关于男孩母亲是否构成虐待罪的问题，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罪在未造成重伤或死亡的情况下，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自愿不告诉的，一般不予处理。被害人无法告诉的，其近亲属也可代为告诉。本次事件中，首先看男孩近亲属是否告诉。若孩子伤情构成轻伤，公安机关可以直接立案侦查。其次得确定男孩的母亲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我国《刑法》规定，对精神障碍者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如果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则不负刑事责任。孩子母亲患有精神障碍，如果追究其刑事责任，应对其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 综合



小洪波

## 上百人在百德堂被骗

“希望再也不要有无辜的人上当受骗了!”“百德堂医托害人!”“病没看好，白搭5000元!”……记者统计，仅在百度搜索中，就有上百人自述在北京“百德堂”中医诊所受骗的经历。

来自西安的刘婷2013年6月来北京协和医院看“月经不调”，在大厅等待挂号时，一位妇女和她搭讪并称自己之前也患此病多年，后来在平安里附近的“百德堂”中医诊所看好了。今天正好有协和医院的专家在百德堂义诊，而且人少不需要排队，建议她去看看。刘婷初来北京，听说专家义诊便心动了。后来她跟随妇女前往百

德堂诊所，一位60岁左右的老太太给她号了脉后便写出了方子，同时还拒绝了刘婷带来的在大医院做的化验报告等。就这样，她稀里糊涂地花了5000元买药。

刘婷回去后，同事均认为她被骗了，她上网搜索“百德堂被骗”等关键字，发现了很多人和她有同样的遭遇。

记者随机采访了近百位投诉者，发现他们均是来京就医的外地患者，受骗地点集中在北京西站、北京站、积水潭医院、协和医院、阜外医院、301医院。受骗过程也几乎可以概括为看病、医托介绍再高价拿药。

## “神医”两分钟查出病

众多患者来京看病被医托领至“百德堂”，这是巧合吗?近日，记者与一名老人扮作外地来京看病的母子，刚下火车，就被“医托”盯上。层层被忽悠后两人最终被带进“百德堂”。

看病也很简单，号脉两分钟即能确诊“糖尿病”。但是患者花了钱之后，不能拿走处方，也没有发票。

被称为李教授的大夫给和记者同去的老人号脉几十秒，接着询问她是否有口干等症。老人说经常感到口干，“李教授”点头认同，接着拿出两张印有各种药名的A4纸，看了后

便开出中药方子，并在病历上写下老人患糖尿病二型。前后不足两分钟。

此时，“李教授”对面的男子开口了，“只要三个疗程”花费约八千元，保证有效。记者以只带了1000元为借口离开。两日后，记者带钱来“百德堂”取药。巧合的是几名在火车站指路的男女也出现在这里。

按照“李教授”的“处方”，记者共花费2298元。记者将在百德堂开出的中药，拿到中医院咨询。一名中医师仔细分辨后，称这些药在该医院配齐仅需20多元。

## 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这些医托分工明确，与人搭讪的叫“清点”，领人就医的叫“带点”。他们“上班”也有规律，一般早上5点左右，蹲守在出站口，直到上午11点多才“下班”。

王伟(化名)是北京西站一家公司的老板，对附近医托较熟。王伟称，这些医托常年盘踞在北京西站，规模约60人，从周一到周五，每天蹲守在西站北2出口。

他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遇到看上去像是病人的乘客，哪几个医托上前搭讪，哪几个医托把病人送到地铁站，哪几个医托负责把病人领进小医院、诊所，都有分工。大的

团伙，甚至会分出专门的人在旁边盯梢，以防被监管部门抓现行。

医托挑选目标后，第一拨人先是询问，胸前佩戴车站或地铁工作人员“胸卡”，这是他们自制的假胸牌，往身上一夹，摇身一变成车站或地铁工作人员，给外地来看病者“指路”。选择目标后，这时第二拨人出现，这叫“带点”。王伟称，套出话后，第二拨医托就上前说：“我们家有个亲戚，跟你病一样，就在某个专科医院看好了。”

然后，医托就给看病者写一个地址，第三拨人就自称同样到这家医院看病，然后带着看病者坐地铁一起前往医院。

## 医托拿走七成医药费

“老中医专家把脉，这边病人还没到，医托就提前打电话给医院专家，告知带来的人患什么病。”王伟还表示，不是医托带过去的病人，医院根本不给看病。

一名医托曾跟王伟表述，百德堂中医院不大，但“包治百病”。比如皮肤病、癫痫病和白癜风，甚至不孕不育都能治，“不论治什么病，就是开中药。”

这些医托盘踞在北京西站出站口已近20年。一名医疗行业的知情者透露，这些医托基

本都是湖南籍，规模大概七八十人，以前是往各小医院、诊所拉人，大概五年前，这些人开始固定往百德堂拉病人。

“现在，医托分成的行情是三七开。”7月3日，南三环一家民营医院，老板刘金生(化名)透露，现在很多小医院、诊所跟医托分成比例是“三七开”，而且是“倒三七”，也就是说，医托每引过来一个病人，病人在医院消费1万元，医托拿走7000元，医院只留3000元。

据《新京报》

# 三名“80后”骨干医生为何选择“逃离”

高强度的工作、低性价比的薪资、没有安全感的环境——尽管尚无权威统计数据，但一批年轻人正加速从医生岗位逃离，却是不争的事实。其中，三甲医院“80后”骨干医生的离开尤其令人担忧。记者采访了三名已离职的“80后”前医生，听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无奈。 据新华社

**原因一** 无安全感，谈“病人”色变

**辞职者** 李鲁(化名)，“80后”，医学学士，辞职前为东部沿海某地市级三甲医院医生，工作7年后辞职，现在当地一所卫生学校教书。

**自述** 在我工作的急诊科，一半医生被病人打过。有次我后半夜值班，一位求医者要求开“杜冷丁”。按规定，这属于管制药品，必须有病历、诊断证明，而他什么资料都没有。我刚说了3个字“不能开”，他就抓起桌上的瓶子砸我。

**原因二** 无信任感，对“医改”迷茫

**辞职者** 金杰(化名)，“80后”，某985高校医学博士，留学日本一年，辞职前为东部沿海省会城市三甲医院医生，工作两年后辞职，现经商。

**自述** 我走，主要是因为失望。医疗改革，外人看有很多政策，我们看觉得“换汤不换药”。大医院高强度运转，医生身心疲惫；社区医院门可罗雀无人问津。这种局面又阻碍了社区医疗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原因三** 无尊严感，收入性价比低

**辞职者** 林嘉(化名)，“80后”，某985高校医学硕士，辞职前为东部沿海某省会城市三甲医院医生，工作3年后辞职，现在从事医疗保险审核工作。

**自述** 辞职前后，明显发现医生的性价比太低——我当医生时月薪4000元，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基本无节假日；现在的工作月薪6000元，工作时间固定8小时，我还可以回家照顾孩子。